

■ 聚焦

《白鹿原》:永恒的精神感染力

□贺绍俊



《白鹿原》纪念版插图

陈忠实说他写一部可以枕头的小说,他怀着这样一股文学志气写出了恢弘浩荡的《白鹿原》。今天,陈忠实也许能够枕着《白鹿原》安然长眠了。而我们更加明白,《白鹿原》已经成为了通往文学理想境界的一级至关重要的台阶,结实实地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中,它是那么地显眼。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开卷写下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也透露出他写这部小说的意图。中国是一个传统宗法影响很深的社会,因此家族是揭开中华民族“秘史”的最佳入口,这大概也是自现代文学以来家族小说特别受到作家青睐的原因之一。《白鹿原》可以视为一部纯正的家族小说,小说着重书写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大家族几代子孙,他们两家的恩怨和命运,无不牵连着家仇国恨,又无不追溯到文化渊源。这是陈忠实所发现的“民族的秘史”,一个“秘”字道出了《白鹿原》的惊世骇俗之处。

现代文学以来兴起的家族小说,在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基本上都是从启蒙和革命的角度去描述家族史的,如巴金的《家》对封建大家庭的批判,而到了当代文学阶段,《红旗谱》《三家巷》等家族小说完全是将其作为革命史来写的。这样的家族小说揭示了历史的某一层面,也特别具有现实性,但难以深入到“秘史”的层面。陈忠实完全摆脱了固有的家族小说思维模式,大胆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描述家族史,于是便触到了中华民族的秘史和中国乡村的秘史。尽管从文

化的角度构建家族叙事,陈忠实并非第一人,但他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有特别深厚的钻研,他对家族命运的理解比别人更加透彻。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以“仁义”为基调的宗法文化的坡原,在这个坡原上生活的人们,无论他们的生死哀乐,还是他们的爱恨情仇,都体现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纠缠。

《白鹿原》激活了日渐贫瘠的乡土叙述,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丰满的、富有色彩和文化意蕴的乡土叙述。乡土叙述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有分量的叙述,而且乡土叙述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但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农村题材改变了乡土叙述的路径,使乡土叙述呈现出文化贫瘠化的趋势。现代文学所开创的乡土叙述传统,营造了一种自然的乡村、诗意的乡村和精神的乡村,而这一切均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由于现实中的中国乡村遭遇文化贫瘠化的漫长过程,乡村叙述的文化贫瘠化可以说是文学对现实的一种折射。但作家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应该发现乡村现实中的文化稀薄和缺失,从而以一个充满文化意蕴的文学乡村去拯救现实的乡村。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就是这样做的。这突出体现在他对白嘉轩这一形象的精心塑造上。白嘉轩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乡绅的典型形象。中国乡村现实的文化贫瘠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失。乡绅阶层从文化的角度说,是乡村的精英,从文化功能上说,起到了乡

村文化的储备、传播、积累和提升的作用。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他们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也使得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白嘉轩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要成为一个地方有威信的乡绅,既要有物质的准备,也要有精神的准备。白嘉轩相信勤劳致富,他是勤劳的,但陈忠实也丝毫不掩饰乡绅在原始积累上的罪孽,如果白嘉轩没有种植罂粟的经历,他可能还难以从众多普通农民中出人头地。但他在精神上的准备非常重要,他遵循着儒家的“仁义”,恪守着“学为好人”的信仰。他在道德上的操守和践行,其实就是为当地开通了一条让文化之泉水流淌的渠道。鹿子霖看似是白嘉轩的对立面,其实从文化上说是白嘉轩的补充,是另一种类型的乡绅,他们共同完善了乡村文化的建构。陈忠实清晰地把握了这一点,因此在他的叙述中始终贯穿着代表传统文化精髓的“白鹿精魂”。

《白鹿原》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有人说这是陈忠实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

独》的第一句。《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许多年以后”的确震撼了不少中国的作家,无论陈忠实是否模仿来的,我必须说,《白鹿原》的第一句也是一句了不起的震撼,它的震撼力不亚于《百年孤独》。因为这一句浓缩了乡村宗法文化的精髓,这就是“繁衍”。说到底,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保证家族的繁衍和兴旺。白嘉轩娶七个女人是为了续上白家的“香火”,他才能以族长的身份去布施家族精神,教化民众。

中国乡村宗法文化的“繁衍”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一是精神的繁衍。陈忠实通过白、鹿两家的命运,写出了中国乡村的繁衍是如何艰难和顽强,也写出了这种繁衍是如何地走向衰败。《白鹿原》就是中国乡村文化近百年来真实写照,陈忠实在书写中多少流露出一种对历史的感伤和悲观。或许,这种历史的感伤和悲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情绪,但陈忠实将其凝结在文学中以后,它就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感染力。

■ 关注

什么是好的批评?它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给一个文本下判断,还应该给一个句子、一个人物、一本书带来新的生命。好的批评能使读者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好的批评能把旧文本擦亮,赋予它活力;好的批评有召唤能力,能把看起来并不相干的文本神奇地汇聚在一起;好的批评可以引领读者从四面八方集合而来,使之别有洞见……我以为,张柠的《文学与快乐》便有这样的特质。

在这本快乐之书,文学史固有的壁垒灰飞烟灭。明清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好人与坏人……那些分类和条框忽然都不见了。张柠的写作纵横不羁,他以快乐为解码器,打开了坚固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也打开了我们对文学形象的旧有认识,从而直抵事物的本质。

以快乐为线索,《文学与快乐》串起了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们:阿Q、贾宝玉、西门庆、猪八戒、周伯通。面对这些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张柠引领读者打开他们的内心世界,翻检那些被我们忽略和习焉不察的部分,直到某处焕发新光泽。

上谷祠里的阿Q无房无地,但他有大把的闲暇时间,游览、喝酒、赌博、凑热闹,阿Q的快乐是一种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底层人的快乐。他的快乐“在于他那种卑微的对身体欲望的追求,对现实生活执著的热情,他活在当下,执著此生,满足于‘今朝有酒今朝乐,未必有命到明朝’的生活”。面对现实,他自我遗忘、自我贬低,也自我抚慰,因而,他获得了一种社会成本极低的快乐。“这是一个获得者试图获取快乐所采用的卑贱方式,为圣人和君子所不齿。”由此,读者不由得想到,如果我们不站在圣人与君子角度去看阿Q呢?

此书对贾宝玉的分析尤其透辟。张柠说这位公子哥在追求快乐方面是一位积极行动者,他是一个来自的实验品,他的目标就是享受人间快乐。宝玉最大的快乐来自“灵魂的回忆”,或者说来自“天堂的回忆”,主要体现在感官之乐、相聚之乐。他的愿望是不变:不要长大、不要分离、能长久地和姐妹们在一起。对于宝玉而言,终极意义的快乐是肉身和灵魂的双重圆满,而这个目标似乎太高了,所以宝玉在现实中并没有达成。当然,张柠还提到宝玉的另一种“解脱之乐”。当宝玉选择出家,其实也是选择回到青埂峰,离开之时,也是“好了”之时。

阿Q还是那个阿Q,贾宝玉还是那个贾宝玉。但是,阅读中,我们对快乐的认识不知不觉间被校正。从某一刻起,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物的另一面,那一面新奇、独特、卓异,你甚至会觉得这个人有如初见。

除了贾宝玉和阿Q,让读者重新认识的还有西门庆。西门庆是活得“不亦乐乎”的人。作者认为,他的快乐秘诀很简单,就是一个“过”字:“过分、过度、过火、过犹不及进而一过再过,一直到过世罢休。”西门庆的一生就是在这个“过”字的控制下“及时行乐”的一生。“西门庆的‘女人——金钱——权力’这个‘欲望三角形’,和当皇帝与当嫖客合二为一的结合体,呈现了世代流传的欲望故事的潜在构型,代表了中国男人最心仪、最隐秘的梦想。”经过他的分析,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西门庆其人,也看到了几百年来与西门庆相类的群体。

当然还有猪八戒和周伯通。在张柠看来,猪八戒的快乐是食色的快乐,他执著的是世俗生活的快乐,他并不讳言自己是好吃懒做、贪吃好色的猪。他的快乐是紧贴着人的动物性、最基本的俗人之乐。而周伯通的快乐在于他的赤子之心,他笑得快乐,哭得也快乐。“周伯通的孩童状态,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儿童,是通过修炼而超越了生物学意义的一种境界:成败俱忘、宠辱不惊、只顾游戏逍遥。”在他看来,周伯通的武功也是一种游戏状态,双手互搏是自己与自己打擂。这是既非儒、亦非墨、又非道的隐士精神。

张柠提到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中国文学中的快乐人物。但是,完全快乐的、让读者捧腹大笑的人物却很难找到,他只有一些人物身上找到了快乐的因子。因而,他说他捡拾的是“快乐的碎片”。其实,每一块碎片都是有意味的,它代表着快乐的某一层面,它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而非随意而为。事实上,作者机警、敏锐,擅长从文本的褶皱里发现碎片与碎片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他那里,整个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文本与文本之间有互文关系,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有文学的亲缘性。

把这些有意味的“快乐的碎片”拼贴在一起,张柠绘制了一幅生动活泼、意义深远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快乐”图谱。在书中,“快乐”不再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它是伦理,是美学;它是立体的,也是丰盈的;快乐有小人之乐,有贵人之乐,有恶人之乐,有俗人之乐,也有逍遥之乐;快乐有它的“形而下”,也有“形而上”;快乐是日常的,也是精神的,而最美好的部分当然属于灵魂……《文学与快乐》是关于文学、关于快乐的书,也是如何理解人自身的书。

绘制中国文学的「快乐」图谱

□张莉

■ 第一感受

生活的诗人

——读骆冬青《情性人生》 □唐闻君

“A Man Beyond Thoughts”是骆冬青《情性人生——心灵美学讲稿》一书的英文标题,提示了两个视角的“超越”:人的心灵是超越理性的、智思的、无限的存在;对心灵的观量与评定,既无法凭理性思维全然把握,也不能用语言精确表达,从而飞跃于一切“确定”之外,飞出每一刻具体的“当下”,进入“情性”的领域,进入对生命的整体的俯瞰,成为一次不可思议的尝试。

尼采用以判定一个人是否值得一看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以诗歌或者艺术的方式达成某种自我满足。因而,“值得一看”之人,并非仅仅是简单地达到了自我满足,而是应具有《情性人生》中所言“灵”与

“肉”——有限与无限相结合的“超感性”层面的意义。而这也是《情性人生》一书的值得一读之处:以有限的肉身与无限的心灵,来探索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可能性。它汇集了普遍的人类的情感,因而呈现出的是历史观照下的人类的幸福。在这里,人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界的客体,而被充实为一个丰饶的过程,它帮助我们理解自我,让我们知道,在谈及“我”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在整体对人之心灵进行对话之后,《情性人生》以人所会经历的不同人生阶段为序,展开普遍的对生命历程的刻绘。人永不可能获得浮士德的特权,这种必然性揭示了普遍的人生的悲剧,同时也赋予

了“活着”以最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当下”只有一次,永不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才是一个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境。如此,像《情性人生》这般依序展开整个生命的长卷,平等地向处在每个生命阶段的个体提供普遍的生存体验,更让已经流逝的对曾经岁月的悸动再次在心中怦然重演——便是一次珍贵的“情性”了,亦是在向千百年来的我们心中一直温存的对神之超望的致敬。

有趣的是,几乎每个拿到《情性人生》的读者,都会直奔属于自己的那个“当下”而去,进而回首自己已走过的的心灵路程,最后再转向“将来”,窥视已等在前路的未

来的自己。集谜面、谜底于一体,我们从

中寻找的是生命的答案。以心灵为研究对象,必以己心感入人心,才能获得对心灵的真实的认知。因而,作者在探究心灵美学的时候,也将自己内心的隐秘与温度亦诚地展露在倾听者的面前。这是一场严肃而温柔的对白,真正实现用心、用情来进行关于生命体验的交流。

力量、希望、失败、征服、孤独、抗争……当心有了“超感觉”之后,人是如此值得一看。作者尝试了对人生的艺术性规划,且在将这种心灵的无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时,使我们有成为与他一样的生活的诗人。

敬亭山诗会在安徽举办

本报讯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诗让敬亭山千百年来声名“不厌”,成为一座活在诗歌里的名山。日前,由中国诗歌网与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梦·敬亭魂”中国诗人走进敬亭山活动在安徽宣城敬亭山举行。叶延滨、石英、梁小斌、顾建平、杨志学、宗焕平、田斌等20余位诗人参加诗会。

宣城地处安徽省东南部,是皖、苏、浙交汇区域中心城市,东南沿海沟通内地的重要通道。境内的敬亭山与柏枧山、水西山、龙须山峰峦叠翠,青弋江、水阳江两水相依,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便有“南宣北合”一说。诗人韩愈曾在宣城生活度过青年时光,为其创作了20多首诗歌。

在诗歌研讨会上,与会诗人就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传承、宣城历史文化内涵给予当代诗歌的文化滋养展开研讨,认为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生态是一个地域能够出诗人、出好诗的重要因素。(雪侠)

张雅文:以文学记录生活和历史

本报讯 2015年,张雅文被美国中文作家协会推选为荣誉主席。6月24日,张雅文的反战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英文版,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中国访问的比利时国王,其长篇报告文学《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被评为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大奖一等奖。2015年,张雅文推出4部著作,英国欧若拉出版公司出版她的英文版《生命的呐喊》,重庆出版社出版她的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她的报告文学《百

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繁体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她的长篇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出版后,该作品的研讨会在京召开,作品受到评论家的肯定,该书被中国作协评为重点扶持作品,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最近,她完成了其长篇小说《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的剧本改编,这部40集的影视剧将以另一种形式体现作家对生活和历史的思考。(欣闻)

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王觅)近日,北京青年报社(集团)与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双方在会上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宣布成立国数北青数字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筹),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

北京青年报社(集团)以文化传媒为核心产品,致力于北青报业、数字北青和相关产业并行发展。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是北京榆树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开展等园区开发、产业运营、金融

投资、产业研究等业务。二者的合作将聚集和整合双方在数字出版和文化传播领域的优质资源,力求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界融合式发展。

据介绍,国数北青数字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筹)将在合作框架协议下,建立数字产业媒体宣传平台,建设数字出版行业大数据中心,建设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同时通过开发文化产业创新服务和数字产品,打造细分产业链,促进数字产业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

社区里的感动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作协会员、新疆昌吉州作协副主席毛眉将她创作所得的5000元奖金捐赠给当地社区,受到了社区干部和群众的好评。由毛眉创作的纪实文学《追梦的罗阳们》获得新疆自治区第五届“天山文艺奖”。参加完颁奖典礼,毛眉一上班,就将刚刚领到的奖金捐赠给社区。毛眉说:“我到社区工作了一个多月,亲眼目睹、切身感受了社区干部

的辛苦,他们工资不高,待遇也不好,却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帮助了许多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他们自己却很少被关注。”的确,社区干部很辛苦,他们每天都要处理许多琐事、杂事,处理邻里纠纷,化解各种矛盾,谁家夫妻打架要找社区干部,谁家下水道不通也要找社区干部,只要群众需要,他们就及时赶到,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毛眉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想用这笔钱为改善社区工作环境和生活尽一点力,以此来表达对社区干部的一片心意。

和毛眉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也都很受感动,认为这是一种真诚,更是一种境界。这种感动就像水中的涟漪,一直被传递,一直被放大,感动和温暖着每一个人。(陈平)

上海举办“陈仓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

本报讯 “陈仓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20余位学者与会研讨。

大家谈到,陈仓自2012年以来发表了《父亲进城》《女儿进城》《墓园里的春天》《从前有座庙》等近20部中篇小说,作家以其丰厚的生活积累、记者的敏锐眼光、诗人的激情畅想,写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颓败与衰弱,写出了都市生活中底层外来者的坎坷与磨难,在浓浓的乡愁中呈现出城乡文化对

立与交流中的人性冲突。作家以独有的诗性叙事游走于城市与乡村,在人物个体异变、精神分裂、灵魂追索中,呈现出作家深切的现实关怀。陈仓的中篇小说创作形成了进城和回乡两种叙事模式,并逐渐拓展至都市扎根叙事。与会者也指出陈仓创作中的某些薄弱处,期待他创作视野更开阔、叙事更严谨、语言更精练。(阿龙)